·中医英译·

新旧两部 WHO 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英译比较

陈彦君[1]　袁东超[1]　倪　菲[1]　杨茗茜[1]　李可大[2]

2007 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西太平洋办事处（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制订发布了《WHO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1]（后称旧版 WHO 标准），这是 WHO 首次颁布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2008 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WFCMS）（后称世中联）制订发布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从此，中医药术语英译进入了“国际标准”时代。2022 年，在初版国际标准发布 14 年之后，《WHO 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后称新版 WHO 标准）正式发布[2]，这是 WHO 总部第一次正式向成员国发布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

与世中联发布的标准不同，两版 WHO 标准都包含术语的英文释义，让研究者有充足的语料来研究这 14 年来中医药翻译语言的变化。本文通过构建中医药国际标准语料库，从多个方面对比新旧 WHO 标准中医药术语内容及翻译语言特点，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

1　研究方法　研究团队以两部国际标准为语料来源，建立了共包含 202 860 个形符（包括术语部分和术语释义部分）的专门用途语料库，得出形符数、类符数、类符 / 形符比、平均词条长度等数据，结合两部标准自述的特点、在翻译语言中体现出的特点和具体实例，得出新旧版 WHO 标准在内容和翻译语言特点上的变化，并重点从标准发布社会背景、受众人群以及赞助人等方面分析了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2　新旧版本的整体内容变化　新旧 WHO 标准内容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版 WHO 标准更加注重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如五脏部分添加了五脏系统的内部联系（如“心主神明”“心主血脉”），更加细致地描述了各个脏腑系统。二是新版 WHO 标准更加注重术语概念和临床实践的结合，如在疗法部分的术语释义中加入了具体的实施方法。三是更加注重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的接轨，部分中医药术语的释义部分加入了与其对应的现代医学概念。

3　新旧版本的翻译策略变化（表 1）　由于两部标准都包含中医药术语汉语及其相应的英文释义，让研究者能够对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本研究所建立语料库的术语部分为英汉平行语料库，共包含 6 407 词条，英语部分共 22 312 形符，汉语部分共 22 182 形符，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对比两部 WHO 国际标准的术语英译策略，其中最明显的策略变化趋势为英译策略的异化趋向和明晰化趋向。

表 1　新旧版 WHO 标准术语及其英译部分整体数据情况　（个）

标准	词条数目	英语部分形符	汉语部分形符
旧版 WHO 标准	3 262	9 905	10 865
新版 WHO 标准	3 145	12 407	11 317

3.1　新版 WHO 标准术语英译策略的异化趋势（表 2）　很多学者对中医药英译的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策略进行了研究[3]。此理论最早由韦努蒂提出，涉及归化法和异化法两种翻译策略[4]。从翻译原则角度考量，异化对应的是中医药术语翻译的“民族性”。刘成等[5]提出，最能体现“民族性”的异化翻译方法是“音译法”。旧版 WHO 标准在翻译原则部分提到了“避免拼音的使用”这一原则[1]，故少有音译词的出现，而新版 WHO 标准更广泛地使用了音译来体现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表 2 中的实例可以看出，新版 WHO 标准通过使用英译同义词部分作为缓冲，在术语英译部分更多的采用音译法来实现异化策略，保留了中医药术语本身的文化特征。

先前已有学者提出中医药术语翻译策略的异化趋势[6，7]，而新版 WHO 标准的异化翻译策略转向，也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No. L202051）；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青年课题（No. L21CYY009）；辽宁中医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政建议专项

作者单位：1. 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沈阳　110847）；2. 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标准化研究所（沈阳　110847）

通讯作者：李可大，Tel：024-31205384，E-mail：kodar777@163.com

DOI：10.7661/j.cjim.20230827. 055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表 2 新旧版 WHO 标准词条术语部分翻译策略异化趋势举例

中医药术语	旧版 WHO 标准	新版 WHO 标准	
	术语英译	术语英译	术语英译同义词
三焦	triple energizers	Sanjiao	The three jiao；triple energizer
营气	nutrient qi	Ying-nutrient qi	/
阴跷脉	yin heel vessel	The Yinqiao meridian	/
天癸	heavenly tenth	Tian Gui	Heavenly water
导引	conduction exercise	Daoyin（guiding and stretching）	/

与部分学者基于中医药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显示近 30 年中医临床学科名称、中医现代诊疗方法名称和中医药现代产品名称的翻译策略中异化策略所占的比例都在不断上升[8]。

3.2 新版 WHO 标准术语英译策略的明晰化趋势（表 3） 明晰化指目标文本往往以比原文更明确的形式来陈述原文本信息的现象[9]。明晰化现象多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添解释性短语或连接词造成，以词为基本单位的中医药术语英译主要体现在让原有含蓄的术语信息更加直白和具体，中医药术语英译的明晰化现象可以通过多种翻译策略实现，如：改变修辞、改变语义的上下位关系、文化过滤、改变信息、改变译者的隐身性等[10]。具体示例对比如表 3 所示。在新版 WHO 标准中，许多中医药术语英译都选择了对其具体指向的清晰描述。如“八廓”的含义为“以八卦命名的外眼的八个部位”[11]，旧版 WHO 标准译为“eight belts”，而新版 WHO 标准译为“Eight ocular regions”，更清晰地说明了是眼周区域而不是其他区域。又如“崩漏”为描述子宫出血情况的术语，旧版 WHO 标准翻译为“flooding and spotting”，而新版 WHO 标准舍弃了原术语的比喻修辞，直接翻译出了疾病所指。

表 3 新旧版 WHO 标准词条术语部分翻译策略明晰化趋势举例

中医药术语	旧版 WHO 标准术语英译	新版 WHO 标准术语英译
八廓	eight belts	Eight ocular regions
孙络	tertiary collateral vessel	Minute collaterals
关格	block and repulsion（disease）	Urinary block and vomiting
崩漏	flooding and spotting	Metrorrhagia and metrostaxis
脐风	umbilical wind	Umbilical wind（neonatal tetanus）

4 新旧版本翻译语言特点变化（表 4） 在语料库翻译学中，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研究均比较多的翻译共性特征包括：简化、显化、隐化、范化、整齐化、独特项假说、干扰、不对称假设、源语透过效应等[12]。本研究主要从相对成熟的翻译语言简化、显化及范化三个方面对两部国际标准的翻译语言普遍性特点进行研究。

本研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包，对所建专门用途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分析，得出两部国际标准翻译语言的若干特点，语料库数据情况见表 4。

表 4 新旧版 WHO 标准词条释义部分整体数据情况

标准	形符数（个）	类符数（个）	类符 / 形符比（%）	平均词条长度（词 / 条）
旧版 WHO 标准	55 598	3 550	6.39	17.88
新版 WHO 标准	102 768	4 225	4.11	30.60

4.1 释义翻译的简化趋向 翻译中的词汇简化指“用少量的词处理原文的过程和（或）结果”[13]。翻译共性研究中的简化，指译者在目标语文本中对原语文本中的“语言 / 信息下意识地简化”处理的倾向[14]。在语料库翻译学中，常用类符 / 形符比（type/token radio，TTR）来表示语言变化度，TTR 值越大说明翻译文本使用的词汇量越大，词汇密度越大[15]。本研究对两部 WHO 国际标准术语释义部分的翻译语言进行了纵向对比，得出旧版 WHO 标准的 TTR（6.39%）高于新版 WHO 标准（4.11%），新版 WHO 标准词条释义的翻译语言表述呈现出更加简化的发展趋向。

4.2 释义翻译的明晰化趋向 明晰化是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主题之一，主要指源语言信息在目标语言中更明确的现象。翻译文本的明晰化特征可以分为四类[16]，这几种特征在新旧 WHO 标准比较中都有所体现：第一类为强制性明晰化，是指由不同语言在形态、句法、语义方面的差异，如中文中无定冠词，而两部标准中词频最高的单词均为“the”（旧版 4 237 次，新版 6 486 次）。第二类为选择性明晰化，即“译者为了创造出语法正确、自然、近似本族语言的句子，可能选择使用更为明晰化的表达方式”[17]，如新版 WHO 标准对于中医“四字格”术语的处理，改变了原有的语言单位，更贴近目的语表达习惯。术语为“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

指称”[18]，一般为名词，故以往中医药术语的译文均为单词或短语，即使是具有句子结构的中医四字格，如“心主血脉”等，也处理为短语形式“heart dominating blood and vessel”。但此类四字格结构表达的含义往往不拘泥于某个“概念”，而是一种对于人体认知的观点，更适合用陈述句进行表达，故在新版 WHO 标准中，共有 166 条术语的英译处理为了句子形式，主要集中在新增加的脏腑内部联系术语中，如“心开窍于舌”“肝藏血”。第三类为语用性明晰化，指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往往需要在译文中加以解释说明。在两版 WHO 国际标准中，语用明晰化主要体现在同一术语从中西医两个角度的解读。例如，“感冒”，旧版 WHO 标准的定义为“affliction of the lung-superficies by pathogenic wind，mainly manifested as fever，chills，headache，general aching，congested nose，sneezing，itching throat and cough.”该释义从中医病因和症状的角度描述了感冒的定义；新版 WHO 标准的定义为“Characterized by fever，chills，headache，body ache，nasal obstruction，sneezing，sore/scratchy throat and cough. In mild cases，common cold is known as wind injury（shang feng）. An epidemic common cold，or influenza，often occurs when exogenous pathogenic factors affect the lung exterior.”除了中医病因和症状之外，更是和现代医学中的“流感”进行了对比。新版 WHO 标准在描述某些疾病时，如“痨病”“鼠疫”等疾病时，也都提及了其现代医学范畴中的致病因素分支杆菌（*Mycobacterium*）和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第四类为翻译本身固有的明晰化特征，如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使用明晰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19]，如“that”从句的使用，在新版 WHO 国际标准中，术语英译部分出现了 91 次使用 that 从句进行定义的情况，如“解表剂”的术语翻译为“Formulas that release the exterior”，这也进一步体现了译文的明晰化特点。

常见的明晰化策略包括：扩充压缩讯息、增加“强调词”及“连接词”、增加额外讯息及解释、使用精简指涉名词代替原文之代名词、清楚指出地理名词等[20]。在新版 WHO 标准中明晰化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术语整合：旧版 WHO 标准的病机部分有 363 条术语，辨证部分有 419 条术语，这两部分中多数术语为其病机与其对应证型，如“气随血脱”和“气随血脱证”；而新版 WHO 标准病机部分有 91 条术语，辨证部分有 425 条术语，在描述证候的释义中添加了其相应的病机，如新版 WHO 标准中“心血瘀阻证”的定义为“Characterized by chest tightness，palpitations，and stabbing cardiac pain that radiates to the shoulder and back. The tongue is dark purple. The pulse is thready and hesitant or regularly/irregularly intermittent. This pattern often occurs when stagnant blood obstructs the heart vessels.”先描述症状，后描述病机，将辨证与病机结合起来。（2）使用更多连接词：如连接词“and”在旧版 WHO 标准释义部分出现的词频为 2 596 次，新版为 5 205 次，其余常见连接词词频如表 5 所示。（3）增设额外信息：主要体现在术语释义脱离纯中医视角，从现代医学角度对信息进行补充。新版 WHO 标准明晰化特点的集中体现就是词条长度的大幅增加，由 17.88 词 / 条增加到 30.60 词 / 条。

表 5　新旧版 WHO 标准常用高频连接表达及其词频　（次）

常用连接词	旧版 WHO 标准词频	新版 WHO 标准词频
and	2 596	5 205
due to	146	556
but	39	64
then	28	51
such as	37	28
while	23	28
however	0	14
for example	4	10
so	5	9
therefore	0	9
in addition	1	4
thus	3	8
because	3	6
hence	0	3

4.3　释义翻译的非范化趋势　翻译语言的范化特征是指翻译文本“遵循甚至夸大目标语中典型模式和做法的倾向”[14]，而翻译语言的范化和非范化往往和研究对象有很大关系。虽然译文语篇在标点、选词、文体、句子结构以及语篇构建方面的转换均有趋向于目标语语言传统规范的特点[21]，但中医药国际标准文体特殊，其逻辑组织语言为汉语，信息呈现语言为英语，其翻译语言发生了非范化的趋势。国际标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有着严格的体例要求。如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ISO）的规定，标准文本中所有术语均应使用小写字母，可数名词使用单数形式，动词使用不定式（导则 16.5.5）；术语释义不以冠词开头、结尾没有句号（导则 16.5.6）[22]。旧版 WHO 标准相

对严格的遵守了标准的形式规范，但新版 WHO 标准所有术语词条英译均使用首字母大写，部分术语释义使用冠词开头，结尾均使用句号，翻译文本呈现出非范化的特点。

5 新旧 WHO 标准英译变化原因分析

5.1 标准服务范围的改变 从旧版和新版 WHO 标准自述的适用范围来看，新版标准的服务范围更广，中医药服务接受者、中医药爱好者及中国文化爱好者也被包括在内。故不能为了满足个别群体对于翻译信息精确的追求而牺牲大多数读者对于信息的整体理解。作为中医药信息的重要载体，中医药术语翻译明晰化趋势、释义翻译简化与明晰化趋势的出现是中医药广泛传播的前提，是中医药走出去的必然结果，只有信息更加明确、更加清晰，才能让中医药术语的使用与传播更加便捷。

5.2 整体国际环境的影响 异化翻译策略顺应我国大国崛起的文化传播形势。这两部 WHO 标准发布之间的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稳健发展，带动了中医药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医药发展的重心从国内发展到国内外并重。中西医文化存在本质差异，很多中医药概念在西医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语，而如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概念下，随着中医药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及中医药文化的不断走出去，异化策略在中医药整体翻译策略中的比例会不断上升。

中医药的起源文化决定了其外译语言的非范化趋势。翻译语言的范化可以体现在译者对于词汇、句法和修辞手法的调整上，图里提出，如果翻译的原文是来自某种主要的语言或文化，处于次要或弱小地位的译语语言 / 文化对原文的“容忍的程度就越高”[23]。中文和中国文化作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主要语言及主要环境，在中医药领域是毋庸置疑的“主要”语言与文化。所以在中医药外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翻译语言呈现出非范化的特点。

5.3 标准制定赞助人的影响 翻译的赞助人指“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人或机构）”“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24]。

旧版 WHO 标准感谢了韩国卫生福利部提供的经济赞助，感谢了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本东洋医学联络处和世中联提供的相关支持。新版 WHO 标准项目由世界卫生组织综合卫生服务部的传统、补充和综合医学部门发起；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提供经济支持；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世中联和世界针灸联合会提供技术支持；并在致谢部分感谢了多位参与专家。

旧版 WHO 标准在致谢部分提及的参与方主要来自中日韩三国，WHO 及世中联等国际组织，且指出韩国卫生福利部为此标准提供了经济支持。故在中文选择方面，选择了对日韩文化影响更大的繁体汉字，且反对使用以中文发音为基础的拼音来进行音译。新版 WHO 标准的赞助人来自中国，故主张为了保留原有中医药术语中的文化因素，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异化策略；感谢的专家涉及到 13 个国家与地区，更多元的视角被带入标准的制定过程，因而达成的专家共识也会更加明晰。

ISO 标准服务于产品进出口贸易，WHO 标准以信息传播为主要目的，使用人群既涉及中医药临床人员、科研教学人员，又涉及商贸活动，故新版标准整体词汇密度变小，翻译策略呈明晰化趋向，术语英译及其释义比较通俗易懂。

6 思考 旧版 WHO 标准提到本标准翻译原则的哲学依据为道家思想，并引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示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该标准只是试图翻译出“可”道之道和“可”名之名[1]。

从 14 年间权威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的译文变化中，可以看到中医药外译过程中，越来越注重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的融合，翻译策略上呈现出异化和明晰化趋势，翻译语言上呈现出简化、明晰化和非范化趋势。这些趋势表明，中医药国际标准中术语的英译也渐渐摆脱标准形式上和语言上的枷锁，回归最初传播信息的目的，贴近标准使用者的需求。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S/OL].（2016–05–26）[2022–6–13].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06952.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2）.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OL].（2022–03–03）[2023–4–20].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52306.

[3] 方梦之. 中外翻译策略类聚——直译、意译、零翻

译三元策略框架图 [J]. 上海翻译，2018，138（1）：1–5，95.
[4]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second edition）[M]. New York：Routledge，2008：19.
[5] 刘成，王小芳，刘力力，等 . 中医药术语英译规范之民族性原则初探 [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11）：3394–3396.
[6] 陈斯歆 . 文化视阈下中医术语英译的原则与策略 [J]. 上海翻译，2017，32（3）：51–56，94.
[7] 赵霞，任秀兰，沈艺 . 现代中药药名“衷中参西”翻译策略探析 [J].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18（6）：116–118.
[8] 王曦，方廷钰 . 现代化中医药术语英译的时代差异——基于近 30 年辞典语料库研究 [J]. 上海翻译，2019，34（5）：27–32，94.
[9] Shuttleworth M，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7：55.
[10] 陈彦君，袁东超，倪菲，等 . 基于翻译模因论的不同主题中医药术语英译策略研究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6）：1008–1013.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 GB/T 20348–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中医基础理论术语 [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30.
[12] 黄立波主编 . 语料库翻译学理论研究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45.
[13] Blum S，Levenston EA. Universals of lexical simplification[J]. Lang Learn，1978，28（2）：399–415.
[14] Baker，Mona.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A]. In Harold Somers（ed）/ Terminology，LSP and Translation [C].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6：175–186.
[15] 杨惠中，卫乃兴主编 . 语料库语言学导论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153.
[16] Mona B.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80–84.
[17] Elisa P. Evidence of explicitation in subtitling：toward a categorisation[J]. Across Lang Cult，2003，4（1）：69.
[18] 全国语言与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GB/T15237.1 — 2000 术语工作词汇第 1 部分：理论与应用 [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0：4.
[19] Olohan M. Spelling out the optionals in translation：a corpus study[J]. Ucrel Technical Papers，2001：423–432.
[20] 戴光荣，肖忠华 . 基于自建英汉翻译语料库的翻译明晰化研究 [J]. 中国翻译，2010，31（1）：76–80.
[21] Vanderauwera R. Dutch novel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inority” literature[M]. Amsterdam：Rodopi，1985：93.
[22] ISO\IEC 著 .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译 . ISO/IEC 导则 第二部分：ISO 和 IEC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原则与规则（第 8 版 2018）[M].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8：144–146.
[23]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nd beyond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12：55.
[24] Lefevere A. Translation，rewrit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berty fame [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17.

（收稿：2023–05–22　在线：2023–10–13）
责任编辑：白　霞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